

他曾问过她，有什么东西是能将你击垮的？
她答：只要有朝一日，蒋先生别伤我就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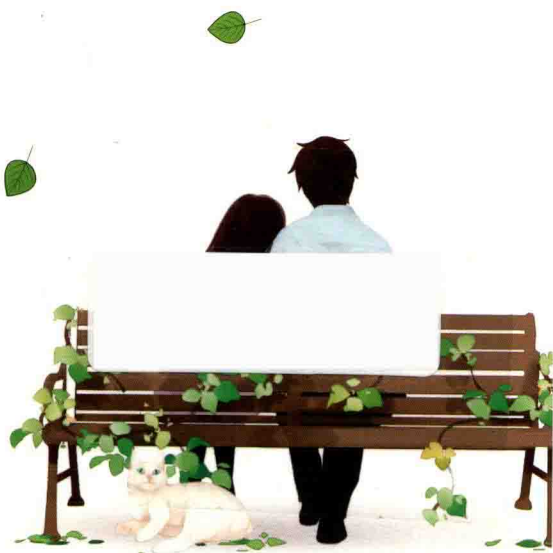
她与他 · 狭路相逢

XIALU XIANGFENG



圣妖
作品

下册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她与他
狭路相逢

XIALU XIANGFENG



[下册]

圣妖
—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她与他, 狭路相逢 / 圣妖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7. 7
ISBN 978-7-5552-5327-3

I. ①她… II. ①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72373号

书 名 她与他, 狭路相逢

著 者 圣 妖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 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5. 5

字 数 48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5327-3

定 价 59. 8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青春文学

目 录 [上册]

第一章	白食真好吃	1
第二章	入住九龙苍	26
第三章	吸引人的美	55
第四章	营救蒋小姐	80
第五章	刀尖上起舞	108
第六章	余爱已尽了	137
第七章	你是我的神	161
第八章	最美的遗言	188
第九章	陪她荒唐吧	221
第十章	蒋先生相亲	253



她 与 他 ， 狭 路 相 逢

目 录 [下册]

第一章 玷污的爱情	285
第二章 男人的眼泪	315
第三章 不如不遇你	348
第四章 最痛的重逢	374
第五章 怨她却爱她	404
第六章 变身王三花	433
第七章 惊人的罪犯	463
第八章 儿子和女儿	495
第九章 好好地爱你	528
番外 宠妻	557



她 与 他 ， 狭 路 相 逢

第一章 玷污的爱情

药店开张那日，蒋远周带着许情深过去。门面很宽敞，是将两间店铺打通的，共有两层。

许旺的精神很好，一男一女两名医师都上了岁数。许情深往里走，见柜台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药，类别都分得清清楚楚。

二楼是休息区，里头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。

药店就在许家所在小区的对面，位于一栋商业楼内，四周都是住宅区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周边开张的第一家药店。

蒋家。

蒋随云端着糕点从厨房出来，来到茶几前，见蒋东霆正在下棋：“姐夫，尝尝。”

“家里又不是没有用人，不用你忙来忙去的。”蒋东霆头也不抬。

“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可做。”

蒋东霆拿了块绿豆糕，刚放到嘴里，就见管家进来了。蒋东霆拿起旁边的帕子，轻拭手指。管家几步上前：“老爷，今天是许家的药店开张。”

“我看看。”

管家将一沓照片递给蒋东霆，男人接过来，一张张翻看：“许家的药店？住在那种地方的人，还开得起这样像模像样的店？”

“那自然是有蒋先生的一份。”

蒋随云看了眼蒋东霆丢向桌面的照片，没敢说话。

“所以你们信吗？这个女人要进蒋家，真是什么都不图？”蒋东霆将棋盘上的棋子全部推开，“我们蒋家还从来没有出过自己选个女人就能随随便便结婚的事。”

“老爷，还有一件事您可能不知道。”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蒋先生有意让那位许小姐做副主任。”

蒋随云的嘴唇被茶水烫了下，她立马感到不妙，果然，蒋东霆立刻发火了：“一个连主治医生都没当上的女人要升副主任？天大的笑话！他以为规矩都是他定的？考核也都是他说了算？”

“您先别动怒，毕竟这事还没成。”

“蒋远周啊蒋远周，你是中了什么毒，居然连原则都不顾了？”

蒋随云忙跟着说道：“姐夫，您先别生气，事情或许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之前一直没管，是觉得这样不明不白的女人在他身边待的时间不会太长，没想到，他不只捧起了她，还连带把她的家人都提拔了。事已至此，再放任下去只能养虎为患，远周不小了，不能再这样浪费时间。”

蒋随云听到这儿，心蓦地一沉：“姐夫，您想做什么？”

“随云，你是远周的小姨，你肯定也要为他着想。”

回到小楼后，蒋随云心不在焉地给蒋远周打了个电话。那边还有药店开张的鞭炮声传来，蒋随云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说蒋东霆知道了药店的事，顺便又吩咐了蒋远周几句。

许情深走到蒋远周身侧，挽住他的手：“谁的电话？”

“是小姨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蒋远周轻摇头：“没事。”

两人重新回到药店内，此时店中央排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，都是来免费量血压的老人。

晚上，蒋远周在隔壁的酒楼订了一桌酒席，等到药店关门后，老白带着众人走进包厢。

赵芳华脸上是掩不住的喜色：“今天还是头一天啊，生意就这么好。”

许情深拿起手边的茶壶起身，第一个就给赵芳华倒水。

“都是自家人，还这么客气干什么？”赵芳华乐呵呵地道。

许情深自顾给许旺也斟满茶水，然后回到原位：“爸，妈，我有个想法，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我提议，等药店走上正轨后，把每个月赚到的钱拿出三分之二，先把蒋远周垫付的那些药钱付掉。以后，进药这边还是他帮忙，结算的时候，他直接找你们就好。”

蒋远周轻呷口茶水，伸手握住许情深的手掌。

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赵芳华的脸有些绷不住，许情深却很坚持：“店里的药本来就是投资，卖出去就是赚了钱，这本金总归是要给人家的。”

这一点，许旺倒是很赞同：“情深说得对，就这么办。”

许情深坐回蒋远周身侧，朝他笑了笑。赵芳华还等着蒋远周开口拒绝，可男人对许情深那般了解，既然这样能让她心里舒服，他又怎么舍得扫了她的兴？

“好，”蒋远周轻笑，“你说了算。”

许情深点头，心里宽慰不少。

翌日。

许情深来到星港医院，蒋随云晚到了一会儿，径直去了许情深的办公室。

“情深。”

许情深抬头，放下手里的笔：“蒋小姐。”

蒋随云从身边人的手里接过一个纸袋：“这是花茶，你放在办公室泡着喝。”

“谢谢。”许情深接过，“走吧，我带您去做检查。”

“好。”

三人一道出去。进了电梯，许情深询问起蒋随云的近况。来到检查室门口，两人换了鞋子进去。半晌后，蒋随云做完检查，到门口的椅子上坐着，许情深还在里头等报告。

导诊台的一名小护士见状，端了水送过来：“蒋小姐，喝水。”

蒋随云接过，客气地道：“谢谢。”

那名小护士回到导诊台后，旁边的同事不由得问道：“那不是蒋小姐吗？之前带她来做检查的都是周主任，今天怎么变成——”

“嘘——”护士示意对方别乱说话，“哪位医生带过来不都一样吗？别多嘴。”

“怎么样？这许医生才到医院一年多吧，出尽了风头不说，如今还成了蒋小姐的主治医生，这不正常啊。”

门没有完全关上，敞开了一条细缝。许情深拿了报告，那些话正好传到了她的耳朵里。她倒不觉得有什么，毕竟，有些话听多了反而会免疫。

蒋随云端着水杯却是一口没喝，许情深刚要出去，就看到蒋随云站起身来。她穿着素色的旗袍，白净的底面，只在背部勾勒出简单的一抹水墨。

蒋家是名门望族，从小学的那些规矩，蒋随云至今没忘，所以她每一次出门，必定都打扮得妥妥帖帖，绝不敷衍了事。

她走到导诊台前，将那杯水放到桌上。

小护士一看，赶紧问道：“蒋小姐，请问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“你们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什么我的主治医生变成了许情深？”

“不不不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……”

蒋随云似乎完全没将对方的话听进去：“许医生是我们自己人，也是蒋先生的女朋友，她带我做个检查而已，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许情深分外吃惊，忙打开门。两名护士见到她走出来，脸色更白了。她几步走向蒋随云，当作完全没听到刚才的话：“蒋小姐，报告出来了，情况挺好的，放心吧。”

“都跟你说过几遍了，跟着远周喊，难道一声‘小姨’就这么难叫出口？”

许情深蒙了，蒋随云轻笑：“别喊我蒋小姐。”

“好。”许情深的嘴角扯动了一下，“小姨。”

蒋随云应声：“走吧，去你办公室，这次的药就别开了，家里还有一些。”

“嗯。”许情深点点头，跟着蒋随云离开了。

回到办公室，许情深给蒋随云倒水：“蒋小姐……”

一语说出口，许情深觉得不对劲，她朝蒋随云看了看。蒋随云双手放到桌上：“情深，方才我可不是为了替你解围才让你改口的，你是远周认定的人，不管蒋家怎样，我第一个认你。”

许情深拿着水杯的手轻颤，她将杯子放到蒋随云手边：“小姨，谢谢您。”

“有些话，你不必放在心上，只要跟你在一起的这个男人立场足够坚定，那就够了。”

许情深唇角轻扬，点了点头。

凌家。

蒋东霆的车在门口得以放行，一路开到了凌家的正门口。

凌慎和凌父站在外头，看到蒋东霆下车，凌慎率先上前：“蒋伯父。”

蒋东霆朝身前的年轻男人看了看：“凌家公子越发气度不凡了。”

“过奖。”

蒋东霆迈开步子往里走。凌时吟得了消息，一早就在客厅等着，这会儿听到脚步声，赶忙起身：“蒋伯父。”

“不必客气。”

凌父让用人上茶，几人围坐在客厅内，蒋东霆也不拐弯抹角，开门见山道：“这次来，主要是想谈谈两家孩子的事。”

“姻缘这种事急不得，蒋伯父为何这么晚了……”凌慎顿住，没再往下说。

“我若再不急，蒋家就岌岌可危了。”

凌父朝自己的女儿看了眼：“可我们这些长辈，终究做不了孩子的主。”

蒋东霆这趟前来，也只是想看看凌家的决心，他的视线落到凌时吟的脸上：“凌丫头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可要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我。”

“您问吧。”

“如果让你跟远周结为夫妻，你是否同意？”

凌母听到这儿，有些担忧，生怕女儿害羞不肯说，刚要接话，就听到凌时吟低低地说道：“同意。”

蒋东霆原本绷着的脸微松：“那如果，这个过程会让你受尽委屈呢？”

“委屈？”凌母一听，想要仔细地问一下，“联姻不是好事吗？”

凌时吟垂下眼帘，双手手指互相轻触：“蒋伯父，我小时候跟着远周哥哥玩过几次，那时候，他身边有万姐姐。十四岁那年，一天晚上，在清风雅苑门口，我穿着单薄的礼服等着家里的车子，他给我披上了他的外套，从此以后……”

从此以后，她就贪恋上了外套底下属于男人身上的那种温暖，只是那层薄薄的布料终究留不住蒋远周的体温。

凌时吟这话一说出口，在场所有的人都怔住了。

凌慎不着痕迹地朝她看了眼，凌母更是吃惊：“十四岁的时候？”

天哪，这个丫头对蒋远周的心思，竟然藏了整整七年？

这七年间，凌家跟蒋家也有来往，只是并不亲昵，而凌时吟见到蒋远周，除了一句“远周哥哥”，再无其他亲近腻人的话，怎么会……

蒋东霆听到这儿，眉头彻底舒展开，嘴角勾出抹笑：“看来有些缘分并不是没有，只是时候未到。”

凌时吟不顾父母的逼视，抬头看向蒋东霆：“蒋伯父，您说的委屈……我想我可以承受，不过，我可不想白白吃了这委屈还进不了蒋家的门。”

“这个你放心，我保证，以后站在远周身边的人肯定是你。”

凌时吟轻巧几句话，就算是将自己的终身大事定下来了。

第二天，天一直在下雨。许情深写着报告，桌上的手机响了。她看了眼来电显示，是蒋远周。

对面的病人还在问着病况：“医生，您确定我这样没事吗？不用开刀是吗？”

“放心，药物治疗就可以了。”

“那好，谢谢。”老人拿着病历卡出去了，许情深趁着间隙赶忙接通电话，“喂。”

“这都已经是第二遍了。”

许情深轻咬唇角，盯着门口：“我在看诊，肯定要先顾患者。打我的电话有事吗？”

蒋远周走到窗边，一手将帘子拨开，看着外面犹如断了线的雨珠落到院子内：“下雨了。”

“我知道啊。”许情深回头看看，大滴的雨拍打在窗户上，“还有事吗？”

“下班后去车库，一起回家。”

许情深情不自禁地展颜：“就为了这事啊？”

“这难道不是大事？”

“好了，我知道了。”许情深听到外面的护士在喊下一位，她忙压低嗓音道，

“不说了，上班期间呢。”

挂了电话，一名妇人走进来，许情深嘴角的笑意藏匿不住，只好掩饰性地抚摸了下颞侧的头发。原来这就是恋爱的味道吗？这样甜，这样浓郁，真是令人时刻都牵记着。

下班的时候，许情深换了衣服出去。

蒋远周的车停在车库内，他不是很喜欢开车，所以都是司机接送。

上了车，许情深手里还拿着把伞：“今天这雨，看来会下个不停。”

“它下它的。”蒋远周接了句。

车子开出星港医院，车内暖气正好，舒适得令人想要睡觉。许情深望向窗外，冷不丁看到不远处的街角有家星巴克。

许情深轻叩下车窗：“停一下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想喝点冰的。”

蒋远周朝那边看了眼：“让司机绕过去。”

“不用，这儿不允许掉头，把车停在这儿就好了，过去也就几百米的路程。”

蒋远周看着窗外的雨势，自然不肯：“你想喝什么，让司机去买。”

司机先将车停稳：“是，许小姐想喝什么尽管吩咐。”

“我自己都没想好呢，到了店里再点就行。”许情深说着，将车门轻轻推开，“你们谁都不许跟下来。还有你啊，”许情深捏了把蒋远周的脸，“我不过买杯咖啡而已，乖。”

许情深打开伞，跨出去后将车门重重关上。

蒋远周有些难以置信，摸了摸自己的脸颊，又朝驾驶座看了眼，确定司机没注意到许情深方才的动作，这才脸色如常地别开视线。

许情深小跑着进了星巴克，蒋远周将车门打开。外面大雨滂沱，路上已经有积水，飞溅起来的水花朝着车内扑来，司机见状忙说道：“蒋先生，关门吧。”

“不用。”

透过打开的车门，一眼望去，视线毫无遮拦。

很快，许情深就从星巴克出来了，拎着打包袋，一把小花伞撑在头顶。

此时还属冬天，下着雨，两旁的街景显得更加萧瑟。许情深快步向前，远处的树枝打下来，遮住了半边人影，蒋远周只看到许情深的伞在动。

雨下得实在是太大了，许情深紧跑几步到了车旁，弯腰钻进去，将袋子放到蒋远周手里。男人一手放在旁边的座椅上，许情深没注意到，直接坐了下去。

她收起雨伞，关上车门，这才觉得不对劲。

蒋远周将咖啡放在旁边，许情深朝身下看看，刚要起身，就感觉蒋远周另一只手搂住她的腰，将她从他身上抱过去，双腿跟着往旁边挪，就这样跟许情深换了个位子。

“干……干吗把手放座椅上？”

“傻，座椅上有水。”

许情深进来的时候是没注意到：“那干吗又把车门开着？这样雨水能不溅进来吗？”

“门开着，你才能第一时间上车。”蒋远周说得理所当然。

许情深朝他看看：“那你坐的地方是不是都湿了？”

“我没事，”蒋远周朝她挪近些，“我的外套够长。”

她的脸颊上有雨水，蒋远周拿出干净的毛巾替她擦拭，司机缓缓发动车子，许情深握住他的手掌：“我买了咖啡，赶紧喝吧。”

许情深拿了一杯递给蒋远周，另一杯递向司机。

“谢谢许小姐。”

头上还顶着那条毛巾，许情深埋下头，装作认真地喝咖啡，视线却往下移，看到坐垫那边也有明显的水渍。许情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她从未奢望过一个人能对她这样好，细致到令她觉得手足无措。

蒋远周见她低垂着眼帘，头发落在颈间，尽管出去的时候撑着伞，但腿上、肩上海还是湿了。

他没有喝咖啡，而是扯下毛巾替她盖住肩膀。

许情深朝他看看：“喝一口？”

“太冬天的，为什么喝凉的？”

“最近体内燥热，想要降降温。”

蒋远周眉头轻挑，许情深看到他眼里的不怀好意，她忙伸手捂住蒋远周的唇：“不许说，不是你心里想的那个意思。”

男人将她的手扯下去：“我是想说——”

许情深伸手再度捂住他的嘴：“这一页翻过去，我都说不准提了。”

蒋远周的眼角眉梢缀满了笑意，他轻轻往后退：“既然这么不想让我开口，何不来个直接的？”说罢，身子已经凑了上去。许情深的嘴唇还有些冰冷，蒋远周的唇瓣碰触到她的，让她的一口气滞留在喉间。

所幸男人没有深吻，他拿过许情深手里的咖啡杯，喝了一口，然后望向窗外：“晚上想吃什么？”

许情深轻呼出一口气：“回家吃啊。”

“这么好的天，要是订个包厢，站在几百米的高空欣赏雨幕下的东城，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？”

许情深只得拿了另一杯热咖啡捧在手里：“蒋先生，您向来看重自己的形象，这样的天，不适合出门耍帅。”

男人浅笑，摇了摇头：“我在问你，是想出门，还是想回家？”

“回家吧，洗个澡，再舒舒服服地吃饭。”

“可是我想出去吃。”

许情深朝他看了眼：“那你还跟我浪费口舌说这么多？我无所谓，哪里都行。”

“我是觉得跟你聊聊这种家常也挺有趣的。”

蒋远周跷起二郎腿，手里握着许情深的冰咖啡。不过，刚才喝过一口后，他就再也没动过。车子穿过闹市区，飞快向前，许情深靠向他的身侧：“拿了我的咖啡，干吗不喝？”

“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冰的东西，”蒋远周手掌托着那杯咖啡递向许情深，她能看见男人的掌心微微湿了，见她不动，蒋远周又道，“还要吗？现在只是有些凉，能下口了。”

许情深僵直着上半身不动，喉头轻滚，说不出话来。

她侧过身，朝车窗看去，蒋远周见状揶揄道：“怎么了？不让你喝，闹脾气了？”

许情深摇头，只是在这个时候，她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心里又酸又甜，百感交集。

蒋远周出手，果然气派，吃饭的地方订到了金顶四十八楼，简直是直入云霄。

许情深跟着蒋远周进去，不出她所料，包厢内的大圆桌占据了大半的地方，而吃饭的只有他们两人，人往里面一站，感觉像是被压缩在一个巨大的空间内。

许情深往前走，蒋远周拉了把她的手臂：“先点菜。”

“我什么都吃，随便。”

许情深往前走，墨绿色的窗帘垂落在地上，她一手拉开，一整面落地窗呈现在眼前。从四十八楼俯瞰，远处的楼层像是被直接踩在脚下，视线稍稍往前，突如其来的晕眩感令许情深猛地后退。

腰被一双大手搂住，蒋远周的薄唇贴至她耳侧：“怕了？”

“怕什么？”许情深顿住脚步，蒋远周推着她往前走，许情深赶忙闭上双眼，双手探出去，掌心触摸到了前面的玻璃，“菜点好了？”

“吃饭是次要的，反正你也不挑，”蒋远周侧首看向她，“点了个套餐，保管让你吃饱。”

许情深双手在玻璃上轻敲，蒋远周凑到她耳际，忽然大声道：“玻璃碎了！”

“啊！”

许情深吓得要往后跳，蒋远周笑出声来，展开双臂将她紧箍在怀中，贴着她的脸颊道：“原来胆子这么小，平时都是装出来的？”

“我有点恐高。”

“是吗？”蒋远周往下看了眼，“真看不出来。”

许情深看向前方，蒋远周松开手，让许情深面对自己。他脚步往前，她就跟着向后退，直到背部抵着身后的玻璃。蒋远周双手分别撑在许情深的两侧，她的身体挺得

笔直，模样认真：“做什么？”

“吻你，行不行？”

许情深肩膀一缩。玻璃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，又是一阵疾风暴雨，模糊了两人的身影。

蒋远周低下头，嘴角擦过许情深的脸颊，她慌忙别开：“待会儿服务员就进来了。”

“她们进来是上菜，又不要你帮忙。”

“你——”许情深仰起下巴，“那人家不会看见吗？”

“看见就看见。”

“蒋远周！”

男人见状，一把扯过窗帘甩向身后：“这下满意了？”

许情深双手拉着蒋远周腰际的布料，他脱了外套，这会儿就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衣。蒋远周抬起左手，手掌贴着许情深的脸。这样滂沱的雨势下，透过模糊的玻璃能看到两道相拥的身影，无疑是最美的浪漫。尽管它出现在最糟糕的天气中，但那又怎样？有爱情的地方，哪里都是晴天。

男人的手指摩挲着许情深的脸颊：“明天开始，我们每晚都在外面吃，每一顿都换个地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许情深微喘。

蒋远周轻笑：“因为，我要在每个地方都这样吻你。以后，不论你是上班还是逛街途中，只要抬头……就会想到我吻你时的样子。”

许情深朝着他的腹部猛地一推：“变态是不是？”

身后传来敲门声，服务员逐一进入包厢，许情深拉住蒋远周的皮带：“出去吧。”

男人低头看了眼：“你确定你这样是要让我出去？”

许情深朝他的肩膀一拍，蒋远周笑着挥开窗帘，拉住她的手出去。

服务员见到这一幕，脸上依旧维持着微笑：“蒋先生，请慢用。”

“好，谢谢。”

两人坐定，蒋远周开了酒，刚要执起酒杯，又抬起手指按向许情深的唇瓣：“肿了。”

许情深张开嘴，干脆一口咬住男人的手指，轻轻用力，然后松开，眉头一挑：“你的也肿了。”

蒋远周嘶了一声，继而笑道：“看来我肿的地方不止一处啊。”

她摸向脸颊，觉得脸部滚烫。

男人收回自己的手，看了眼指尖的牙印，将手指放到自己嘴里。这时，旁边的手机响了起来，蒋远周拿过一看，竟然是家里打来的。

他的面色忽然凝重，接通电话：“喂？”

许情深尝了口菜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听到蒋远周的声音：“您说，您同意我跟许情深的事？”

她抿紧唇瓣，竖起了耳朵，蒋东霆在那边道：“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又拿你没法子，只能不再干涉你们。这样吧，你把她带回家里吃顿饭，也好让我了解了解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。”

蒋远周眼眸微眯：“爸，您心里打着什么歪主意呢？”

“胡说八道什么？不同意不行，这下同意了也不行？”蒋东霆的脾气上来了，“你不肯带上门也好，那就别怪蒋家以后不认这个媳妇。”

“行了，”蒋远周轻轻地道，“再说吧。我在吃饭，挂了。”

许情深见他手机放在一旁，她好奇地问道：“你爸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说是……同意了？”

蒋远周眉头微锁：“说是这样说。”

“至少是好事吧。”

蒋远周嘴角轻翘：“明天就回家一趟，是不是鸿门宴，去了才知道。”

第二天，许情深跟着蒋远周回蒋家，下车后，司机将后备厢内的东西一一拿出来。

许情深抑制不住心里的紧张，走进客厅，蒋随云也在，她上前，逐一打过招呼：“伯父，小姨。”

“情深，快过来坐。”蒋随云起身，拉过许情深。

这次的氛围显然同上次不一样，管家及底下的用人都是和颜悦色的。蒋东霆看向许情深：“医院那边做得挺好的吧？”

冷不丁被这么一问，许情深当即紧张起来：“是，挺好的。”

“挺难得，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还要上手术台。”蒋东霆说完，起身走向餐桌，“不必拘谨，开饭吧。”

蒋随云忙拉了把许情深的手臂，面露笑意，喜滋滋地道：“姐夫这已经算是在夸人了，情深，放轻松点。”

几人坐到餐桌前，蒋远周往许情深碗里夹菜，示意她多吃，蒋东霆朝蒋随云看看：“随云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的。我这病，只要心情舒畅，比吃什么药都强。”

“最近一次检查，是许医生给安排的？”

许情深放下筷子道：“是，小姨一切正常。”

“吃饭吧，以后都是自家人，用不着小心翼翼的。”

“是。”许情深朝蒋远周看看，面上藏不住喜悦。在她看来，蒋东霆的这句话就等于同意了，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饭后，许情深跟蒋远周坐了会儿，快到九点的时候，两人才准备回九龙巷。

管家准备了不少东西让他们带回家，蒋东霆将二人送到门口：“许小姐，以后常来。”

“好，谢谢伯父。”

蒋远周带着许情深离开后，蒋随云看天色不早了，走下台阶：“姐夫，我也回去了。”

“正好，我也要散会儿步，我送你回小楼。”

“好。”

两人趁着夜色往前走，蒋随云拢紧披肩：“今天太高兴了！姐夫，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接受了情深，其实她真是个好姑娘，上次要不是她救我——”

“她是医生，救人是她的职责，你也不必天天挂在嘴上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蒋随云闻言，垂下头去。

“随云啊，你姐姐过世多少年了？”

蒋随云放慢脚步，看着自己的影子停顿下来：“姐夫，为什么这样问？”

“要不是家里的照片，我都快记不清楚她长什么样子了，只记得她临死前让我照顾好你，照顾好远周。”

蒋随云鼻尖一阵酸涩：“您做到了，这些年来，您把我们照顾得很好。”

蒋东霆继续往前走，距离小楼还有一段路时，他看了看这栋偌大的庄园式别墅：“还有两天就是你姐姐的忌日了。”

“是，我记得。”

“随云，你真觉得那个姑娘和远周很配吗？”

蒋随云心里咯噔了一下：“姐夫，您什么意思？”

“在我看来，他们一点儿都不配。爱情的滋味，初尝是美好的，可是以后呢？门不当户不对，始终是最大的隐患。”

蒋随云尝试着开口：“情深很懂事，她会慢慢融入进来的。”

“随云啊，当初你姐把远周托付给你，算是白费心思了。”

蒋随云的面色唰地白了。蒋东霆朝她看了眼，继续说道：“她的遗言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蒋随云木然地点了下头：“记得。”

“抚养远周成长，替他择一位匹配的良人。难道在你看来，这‘匹配’二字就是空有美色？他要娶了这么一个女子，以后蒋家的颜面何存？带出去介绍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说，这是星港的一个普通医生？”

“姐夫，可您不是同意了吗？”

蒋东霆轻叹口气：“随云，我遵照你姐姐的遗愿，让你在蒋家备受尊重，吃穿用度都照着你姐姐的来，可是你呢？你真的对远周尽心了吗？”

蒋随云将手掌抚向胸口，顿时觉得心慌胸闷，她勉强跟着蒋东霆向前走。

两人来到小楼前，蒋东霆走到院子的凉亭内，蒋随云跟着坐了下来。

“姐夫，那您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过几天是你姐姐的忌日，我需要你帮我个忙。”

蒋随云一听，呼吸越发急促起来，她艰难地开口：“什么忙？”

蒋东霆的手指在桌面上轻敲几下，他压低嗓音，缓缓说出一句话。蒋随云听后，面色苍白如纸，她只顾摇着头，嘴里重复着一个字：“不，不……”

“你知道的，远周只听你的，也只有对你才不设防，随云，这件事我只能求你。”

“姐夫，别这样好不好？”蒋随云站起身来，“这样不行。”

“那你觉得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”

蒋随云想到刚出门的那两个孩子此时正沉浸在喜悦中，心里的震惊久久散不去，只是摇着头：“不行，这样不行。”

蒋东霆沉下脸：“你姐姐当初跟着我的时候，我们之间也没有爱情，你试想下，她如果还活着，是会同意我的决定，还是会选择站在你一边？”

蒋随云手掌撑向石桌。

蒋东霆最后说道：“随云，说到底，你把远周当成你儿子了吗？”

她身体一软，坐了下来：“姐夫，就因为我爱这个孩子，我才想让他过得好啊。”

“你这是在害他！”蒋东霆厉声喝道，“他如果执意要跟许情深在一起，我是不会认这个儿子的。你如果想看着我们父子反目成仇，那你完全可以袖手旁观。”

蒋随云手掌撑向额头。这几日，蒋东霆和蒋远周的关系一直绷着，她也跟着操心受累，今天在蒋家见到许情深，再一看蒋东霆的态度，她原本以为一件好事就这么成了，却没想到……

“随云，蒋家就我们三个人了，还有什么比父子和睦更重要呢？我也老了，为了远周才撑到今天，我不想到了地底下，你姐姐还要怪我。”

蒋随云心头遭到砰然一击，整个人如雕塑般坐在那里。

蒋东霆心里是有把握的，蒋随云这人，心善，更重要的是心软，她是自己那个铜墙铁壁一般的儿子的软肋，他只能找她。

许情深和蒋远周回到九龙苍后，心情还未从方才的愉悦中平复过来。

蒋远周刚进卧室，蒋随云的电话就来了。

“小姨。”

“远周，到家了吗？”

“刚到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蒋随云的声音在那边顿了顿，“远周，大后天是你妈妈的忌日，你记得过来。”

“小姨，这个日子……我是不会忘记的。”

“还是老规矩，上午你跟着你爸去墓园，晚上的时候来小楼，我下厨。”